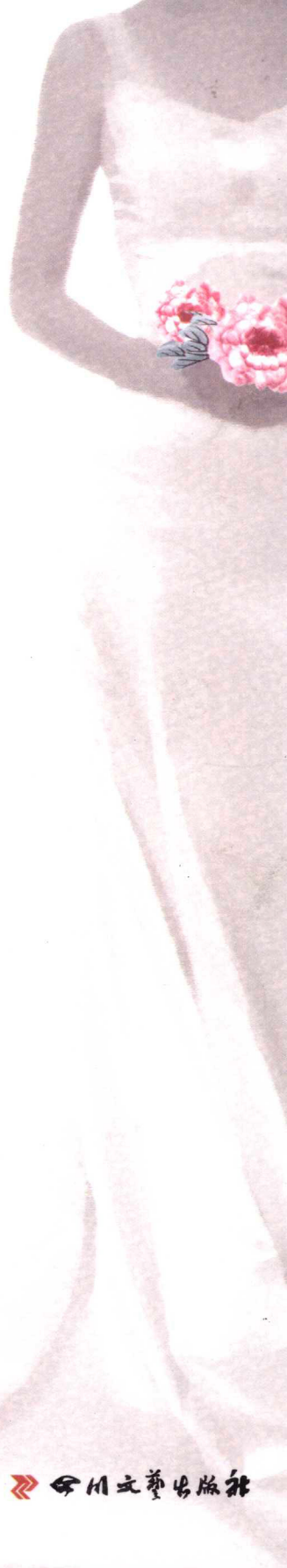


合江亭

两江相合，永不分离
撒撒／著



合江亭

两江相合，永不分离
撒撒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合江亭 / 撒撒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0. 12
ISBN 978-7-5411-3122-6

I. ①合… II. ①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0357 号

Hejiangting
合江亭
撒撒著

责任编辑 何 炜 (xiexiaohe@hotmail.com) 贾 波 (alaabo@126.com)
责任校对 冯 琳
责任印制 唐 茵
封面设计 薛继业 Tiger
版式设计 张 妮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mm×1000 mm 1/16
印 张 18.25
字 数 235 千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122-6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爱是等待

听说《合江亭》很久了，朋友说撒撒从去年开始就很“神秘”地在写一个小说。其间反复修改，发给了很多媒体、文化圈的朋友，反响都挺不错，可是他还不满意，不断地在改。我知道他以前作品的水准，也知道他以前写作都是率性成章，挥笔而就的。可这次却一改习惯，这让我对这部小说更加期待了。

给我稿子时，他有点担心地问，是不是写得太残酷了？及到进入小说，我才明白他所谓“有点残酷”的含义是什么。不唯残酷，而且残忍，像是把人世间所有的不幸不公都强加给了林点点——感情上痛失所爱，生活中屡屡受挫。她的命运是一个迂回曲折的黑暗迷宫，直到她遇见苏易，在这迷宫中射入一缕光线，让前路现出希望。前半部的压抑和后面的爆发，情节转换急迫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
《合江亭》是一部爱情小说，其中的“等待和坚持”是主人公林点点的命脉，不知道在生活中如此坚持的女孩儿是否能够存活，但看到她在等待中煎熬、在坚持中挣扎时，我身体上某个地方的神经被触碰到并感动到了……在有些人眼里林点点一定是一个笨姑娘，她不见风使舵、不伶牙俐

齿，她不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，她不会来事儿也绝不逆来顺受。但她绝对是个幸运的姑娘，因为她拥有过高尚又碰到了苏易，她完成了“舍”拥有了“得”，完成了“坚持”拥有了“理想”。

撒撒说，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真实原型的。他用很多听到过、感动过的身边真实女性的爱情经历塑造出点点。在世俗压力之下，点点也有过动摇与退缩。唯有这样，才显得更真实可亲，活在身边的真实。合江亭的寓意，也是一步步开朗。合江亭，代表的是爱情的终极状态，虽近却又极远，需抛却一切世俗紫阻。合江亭的名字，是因为两条江水于此汇集，合成一条永不分开的河流。相爱的两个人也如江水，不论多么的迂回曲折，总会汇合，永不分开，只要我们坚持。只是这坚持二字，何其沉重艰难。

读罢掩卷，再次在小说字字句句里看到了撒撒的善良、透明、阳光。对于那些心中有爱、相信爱情的人来说，撒撒的《合江亭》是送给他们的礼物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“合江亭”，每座合江亭都有自己的“点点”和“滴滴”。如果说人的出生就是为了等待死亡，那么只有爱才能让这种等待变得美丽。

吴 越

目
录
contents

楔 子 001

第一回 007

第二回 036

第三回 065

第四回 1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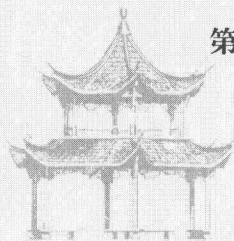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回 134

第六回 165

第七回 193

第八回 227

第九回 258





楔子

注定，林点点这辈子是要嫁给一个像高尚这样的男人的。

高尚，是点点心目中的男人浮世绘，有些稚气，青涩懵懂，可他给了点点刻骨铭心的初恋。

哪怕高尚离开了人世，她也要嫁给像高尚一样的男人；哪怕做单亲妈妈，她也要和孩子一起走过合江亭，和孩子“结婚”，永远在一起。

去合江亭的路，对林点点来说，感觉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。

林点点和高尚是早恋，80后的人早恋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只是，除了校园和街道，没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可以让他们相处和亲昵。两人同时考取了一所大学，一日高尚的妈妈生病住院，高尚要去探望，想点点和他同去。高尚的妈妈，点点也是认识的，他们的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，两家都住在一个家属区，两人的父母都是看着他们长大的。

点点有点难为情，扭捏地推脱着：“等大学毕业再正式见各自的父母吧。”

高尚说：“我爸妈知道我们的事情，只是没有说出来，就等着我带你回家呢。”

点点说：“我爸妈可能也知道了吧，可是我们刚刚上大学，还是毕业再说。”看着高尚期盼的眼神，点点有些不忍，仰头想了想说：“那这样好不好，我陪你去医院后在外面等你？”

高尚喜欢点点在为难时仰着头、撅着嘴、微微皱眉的样子，他也理解点点的顾虑，于是笑了笑说：“好吧，真是个小大人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今天跟我回家去。”

点点有点疑惑：“谁的家？”

笑，高尚是喜欢笑的，笑出明朗：“我家啊，我爸在医院陪我妈呢，家里没人。”

点点喜：“那我们去买菜，我来做晚饭。”她是从小就做家务的女孩子，能下厨房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。

从医院里出来，两人手拉着手，踱到菜市场，买菜、做饭。芹菜、西红柿、小白菜就像美术生写生的实物一般，青绿、红润，新鲜得让人看着就高兴，点点在厨房里忙，看高尚在一边手忙脚乱地打下手，有了一种小夫妻的甜蜜。

高尚感慨：“点点，除了我妈，你是第一个给我做饭菜吃的人。”点点说：“以后我天天给你做，让你下班就有现成的饭菜吃。”以后，那就是结婚吧，高尚想，说：“我想以后早点到来。我想早点和你结婚。”夹了菜，送进高尚嘴里，亦是欢喜，点点送出一句：“我也想早点和你结婚。”

高尚张嘴，点点抽出筷子，高尚起身绕过桌子，从背后拥着点点。放下筷子，点点转身，和他紧紧拥抱，两人安详相拥。彼时的相拥，镌刻成雕塑。彼时，紧张、不安、冲动掺杂，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，就是那样紧紧相拥。良久，高尚说：“我要……给你买个戒指……”又窘

迫，“等我攒够了钱。”

窝在高尚怀里，点点说：“好。”

高尚说：“给你戴上戒指，我们就算订婚了。”

点点说：“好。”

高尚说：“有钱人订婚会举行订婚仪式，我没钱……”

点点说：“不要仪式，我们自己去合江亭订婚就是了。”

高尚说：“人家是结婚才去合江亭的。”

结婚时到合江亭是成都传统的婚俗，可以说是整个婚礼的第一步。这几年，又多了一个内容，就是新人要先走过离合江亭不远的爱情斑马线，再到合江亭。

点点说：“我们不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。”

高尚憧憬地说：“大学一毕业我就娶你，先在合江亭举行婚礼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登山，度我们的蜜月。”

点点撒娇：“我爬不动。”

高尚说：“爬不动我就背你上山。”

点点靠在高尚的身上，问：“你们这次去贡嘎雪山要去多久？”

“十天。”高尚有些不舍地说，但随即又掩饰不住兴奋，“登山是我最喜欢的运动，你不是一直鼓励我参加学校的登山队吗，现在我终于被批准加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，而且考虑到我以前有过登山的经验，学校还任命我为这次登山队的副队长，这是值得纪念的事情，你也应当为我感到高兴啊。”

有些不舍和不安，点点说：“可是你要去十天！要过那么久才能见到你。”

点点表现出不舍的神情，高尚想逗她开心：“俗话不是说小别胜新婚吗？”

点点说：“我们又没结婚，哪来的什么小别胜新婚！”

高尚说：“我们从高中开始恋爱就一直都在一起，这次我去登山，是第一次分开这么久，还不是小别？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高尚妈妈出院了，去贡嘎山的时间定下了。高尚找父母要了钱，去买了一枚带碎钻的戒指，揣着寻点点去了。

夜里，操场上几乎没人，只有几对恋人在暗处亲昵。高尚和点点也是找了暗里。

高尚说：“闭上眼睛。”

点点不明白，还是温顺地闭上了眼睛。高尚托起她的左手，给她戴上戒指。

彼时，点点真希望时间凝固在此刻，但想到明天一大早高尚就要随学校登山队奔赴贡嘎雪山，便催促高尚早点回去休息。两人只是默默地拉着手，不语，彼此都细心地感受着对方传递给自己的温暖和爱意。

在点点的宿舍楼下，高尚轻轻地捏了捏点点的手，笑：“等着我回来。”

看高尚返身离去的背影，点点的视线一直被他牵引。

翌日凌晨时分，学校登山队的越野车驶出校园的时候，高尚给点点发了信息：亲爱的，我们出发了。这信息也没把点点吵醒，幸福的感觉让她睡得太香甜了。

后来几天，高尚用短信给点点讲着一路上的见闻。有时，高尚还把沿途的风景用相机拍下来，再通过手提电脑发给点点，让她一起分享贡嘎山的迷人景致。

那段时间，点点的心都在高尚身上，手机不离手，生怕错过一条信息，每天在临睡前也都要打开电脑，浏览高尚发来的图片。迷人的景色，如同梦幻一般，让点点陶醉其中，她禁不住地告诉高尚：“我同意你的请求，我们度蜜月就去那里。”

一星期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还有三天高尚就要回来了，点点默算着，心里充满了欣喜和期盼。然而下午开始，没有了高尚的信息。到了晚上，她依旧打开电脑，没有高尚的邮件，点点以为他是累了，所以才没给她发信息和邮件。点点关上电脑，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手机，忍不住发了一条信息，等了很久仍然没有回复。迷迷糊糊之中她睡着了。凌晨醒来，睁开眼睛的第一眼就是看手机，还是没有高尚的消息。她开始有些不安起来，接着又安慰自己：可能是山上没有信号吧！

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时，她看到了电视台播放的新闻：贡嘎雪山昨日发生雪崩。本能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，点点控制不住掏出手机给高尚疯狂地打电话，然而，她拨打的所有的电话都如同石沉大海一般，没有任何回响。焦灼不安的点点一天都没有等到高尚的任何音信。六神无主的她做了一晚上的噩梦。等到第三天，也就是高尚应该返校的日子，她的手机响了，她急切地接通了电话，传来的是高尚登山队同伴哽咽的声音：“点点……高尚……走了！”

刻骨决绝的失去，不再拥有，让点点眼前一黑昏倒在宿舍。

双流机场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和高尚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迎着落日走下旋梯，踏上了家乡的土地。在等待领取行李的时候，无意之间看到了机场大屏幕播发的这条新闻：贡嘎山雪崩致使一名大学生遇难。他的心莫名地绞痛一下，随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醒来，躺在校医院的点点，一次次地痛哭：你为何离我而去，你答应要等我回来的，可你就这样残忍地失约了。

不时地翻看着高尚曾发给她的短信，点点的心痛成了碎片，但她依然舍不得将那些信息删除，一直留在手机里。

手机上的时间，每隔一分钟就会前进一分钟，就离高尚越来越远。

高尚走了，在他应该回来的时候毫无声息地走了。终究，他们没去合江亭订婚，去合江亭举行婚礼的憧憬成为虚妄。

那晚高尚送点点回宿舍，星光斑驳的光影中温柔的笑容是点点看他的最后一眼。

“你和高尚也许命中注定只有三年的缘分。”后来，从伤痛中走出来的点点在和她妈妈郭蓉说起高尚的时候，郭蓉这么说。

天妒红颜！

熟悉他们的人这么评说点点和高尚的恋情。



第一回

1 指 引

年轻时的生离死别，不是终结。生活还是要继续，可这继续对林点点来说，是煎熬，她只能等待时间来平复自己内心的伤痛。她知，谁也拼不过时间。

高尚的一切已融入林点点的骨血里，他不依不饶地驻扎在她的心底，一刻也不曾离开。点点也放纵自己，在自己的世界里念想高尚，不让他隐遁而去。

四年以后，毕业，找工作。不是那么的迫切，可也是生存的需要。投简历，面试，等待录用。

等待的时间里，与高尚有关的记忆从来没有离去过，伤感而无边际的蔓延，沉重地压在点点孤单瘦削的身体。

茫然走在街上，这是她没有高尚之后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。只是，过去了几年，抹去泪痕，独自往前行走。

微风柔和，轻拂着她的脸。站在成都朦胧有些灰白的太阳下，看着密密匝匝、来来往往的车和人，平静得如同是这个纷繁世界的看客。在熟识的都市里，找寻她想要的那个人的印记。

去到合江亭，那是她和高尚的连接点，从那里开始，却在贡嘎山终止。

赫然又看见那个人，那个在世的“高尚”，她一阵心悸地奔离开那个地方。

初次见到那个男人，是点点大四快毕业的时候。

那天天气清爽，碧蓝的天空有几朵白云。点点一边骑车一边和同学说话，在路过合江亭的时候点点没有注意到前面，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个正走在斑马线上的男人身上。车速很快，车轱辘撞在他的腿上，他本能地往后一退，又被脚踏车的车把撞在胸肋骨那里。点点张大了嘴巴，虽没有发出叫声，但却有些惊呆了。那男人龇牙吸了一口气，站在那里怔了片刻，看了一眼手足无措的点点，没说什么，径直走上人行道，一瘸一拐地踏上了合江亭。

这一切，就发生在爱情斑马线的地方。瞬间邂逅，却像无声电影一样印在了点点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

点点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这个人除了个头比高尚矮，年龄比高尚大些外，五官活脱的就像是高尚的孪生兄弟。

惊魂未定，她就被同学们叫走了。骑出不远，她再次回头张望，只见那个男人孤零零地站在合江亭上，平视着前方。

这个翻版“高尚”，泱泱人海中就这样闯进了点点的生活。

再次遇到这个男人，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，地点还是在合江亭。

点点路过合江亭时，一对新人正在那里举行婚礼。

合江亭是府河和南河的汇合之处，在此举行婚礼寓意着两颗心融合

在一起，就此不再分开。今天的婚礼和所有的婚礼一样，都是冲着来这里讨个吉祥和祝福的口彩的。点点和其他人一样，禁不住驻足观看。

在婚礼的人群里，她看见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就是那个翻版“高尚”。他穿着深色的西装，比初见时白色衬衣、灰色西裤的搭配更有精神，而那种笃定静然感觉他更像是一个看客。

后来，每次从学校骑车回家时，点点总要绕一段路去合江亭那边看看，心存希冀地想再看到他，以解她对高尚的思念之苦。

有时他在，有时他不在。

他在的时候，点点就远远地看着他，而他一个人站在亭子里，默默地平视着前方。

而看不到他的时候，内心便会涌起莫名的落寞，心里好像丢落了什么似的。点点会把脚踏车停在路边，登上合江亭，盯着府南河静静流淌的河水，在心里问道：告诉我，他是谁？真的是高尚吗？若不是高尚，那为什么他们长得这么像？

就在那天，点点脑子里冒出了两个词：爱情基因和爱情密码。爱情基因和爱情密码在每个有缘分的人身上都有。

点点就这样遥遥地注视他，从没想过要走近他，但她始终不能忘记他的模样和身影。

有个星期天，睁眼一看快十点了，点点起床就骑车往家奔，当然也不忘绕道去合江亭那边看看。虽是近中午时分，但空气仍有些清冷，透过淡淡的薄雾，她看见他正缓缓穿过斑马线。一个乞丐拦住他，伸手讨钱。他笑了笑，掏出钱夹，给了乞丐一些零钞后，慢步走上合江亭的台阶。

善良的男人，心地和高尚一样好！点点在心底说。

再次见到他，她还是无法相信世界上有如此长相相同，如同孪生兄弟的人。

喘息着，停下脚步，坐在临街的栏杆上，她看穿梭不停的车，看惬意行走的人，静默着看到黄昏，看到日落。斜阳和霓虹灯做着交接，斑斑的星光和灯火，似碎了的玻璃片，漫射中闪着粲然而温暖的光亮。

夜幕垂下，她心力交瘁地回家。

累了，倦了，临睡前巴巴祈望，高尚来入梦。醒来一夜无梦，惘然望着天花板，守护着自己的记忆。

成都的天气总带有些许的灰，如她的心境。

工作不好找，她最后去了一家饮食公司，应聘的职位是秘书。公司规定，凡是从事管理的新人都要到公司下属的咖啡店实习。所以，点点就被派去了成都最著名的步行街——春熙路南口的一家咖啡店实习。

做着这份工作，无喜但不忿。天天上班，却不知道下班后自己要去哪里，在记忆里蹉跎自己的青春时光。

前途和情路两惘然，只能把自己放逐。此时，点点惊觉时间不仅仅可以用来度过，也是可以用来耗费的。恍然间，她有了一种宿命感，想到应该去庙宇烧炷香。

和妹妹林滴滴去了城北的文殊院。迈过门槛，站在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前，那宿命感铺天盖地而来，令她不能自持。买了香，点燃，高举，站在那儿心里默念，祈祷菩萨。烟雾袅袅升腾，缭绕在空气中，弥漫散去，回归为人间烟火。

跨出文殊院，满街的人，其间游弋着算命的先生。

宿命和好奇，让点点拉着滴滴走到一个算命先生跟前。滴滴明了点点的心思，不要她去。点点摇头说：“我要。”

那算命的先生急了，对她们说：“我算得很准，姑娘。”

他们走到一个角落，那算命的先生说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已经经历了失去。在你的生命里你还要经历三个男人。”

滴滴低声说：“你瞎说。”

点点诧异，要他继续往下说。

算命先生说：“那个走了的男人还在。你还会去找他。”

滴滴说：“你又瞎说。他都死了，到哪里去找他？当然，等我姐姐老了，死了，他们就会相见了。”

算命的先生一笑：“他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你和他已经遇见过了。”

刚听到这句话，点点吃了一惊，少顷，她笑了：“你说对了。”

不信的滴滴忙拉着点点就走，对点点说：“姐，你不要听他瞎说。”

点点就把那个长得像高尚的陌生男人的事情告诉了滴滴。滴滴有些讶异，更有些不相信世上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。

“如果只是看到一次，我可能觉得是幻觉。”点点从钱夹里拿出她和高尚的合影，“但是，我已经遇到过他很多次了，真的就像是高尚的孪生哥哥。”

于是，好奇的滴滴也跟着点点骑车去了合江亭几次，但都没有见到他。也让滴滴再次觉得这只是点点的幻觉，是因为太思念高尚的缘故造成的。

在思念和遥望中，点点过着流水一样的日子。

一个星期天下午，她猛然看见那个男人和两位老人一起在店里喝咖啡。两位老人一看就知是他的父母。他非常温文尔雅地喝着咖啡，当父母说话的时候，他隔着桌子认真地微笑倾听，没有丝毫的敷衍，有时也柔声地附和几句。

点点很想走过去，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高尚的照片问他是否认识这个人。

最终，她并没有这样做，只是远远地、默默地看他。

曾向同事打听过，点点知道了他来店里的时间并不固定。但每次他来，就是该点点去接待他的，她都没有勇气近距离靠近他，而是推给别